



# 小村春风

□ 张新元

风是从东大山的缺口吹下来的。下洼子的枯草在风中摇着头,草根却牢牢把住石头缝中的沉沙。

春分后的风,和煦、清越,甚至带着湿润的露水之气。风过之处,莜莜菜、苜蓿菜等一夜间冒出了绿芽,一畦一畦,包围着下洼子村。天气转暖了,牲畜也欢腾起来了,最先试图挤破羊舍的羊头按捺不住青草的诱惑,咩咩地叫个不停,天刚亮就迫不及待地冲出了羊圈。

风到了下洼子,从西到东划一个圆圈,每个乡民都心照不宣,知晓这是“打春了”。田野上的土地,被风儿那样轻轻一拂,变得酥软而散漫,僵直了一个冬季的冻土下,虫儿开始蠢蠢欲动。这虫儿的蠢蠢欲动在田把

式眼里是再好不过的信号——该套上牛,下犁播种了。

下洼子村是一个300多户人家的自然村,坐落在河西堡镇以东,青山堡村西面,南北两面群山环绕。林地、河道、水洼、滩涂、沙沟、山峦——这些地貌,下洼子一样不缺。

春风拂过,仿佛也唤醒了下洼子人唇齿间深藏的梦。那甜得爽口的沙果子,在冬天冻得像小石块一样硬,一旦放进瓷碗里,约半个晌午的时间它就融化成了一摊果泥,此时,轻轻去了那薄薄的、黑黝黝的果皮,然后一口口吮饮,顿时齿间生津,美妙无比。把黄米淘洗干净后,和洋芋一起煮,待到米和洋芋融合得黏黏糊糊之际,往砂锅中加入自

家腌制的酸菜,最后拌面。我对这样的美食百吃不厌。芦笋、辣椒和胡萝卜都是下洼子的蔬菜特产,秋后晾晒后挂在院子屋檐下,在冬天当干菜吃,别有滋味。

那年月,下洼子人是赶着耕牛下地的,牛辔一眼五里开外的南山坡,浅浅的绿色,仿佛就有了力气。彼时,村里有多少头牛、多少骡子和驴,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能掰开手指算得清清楚楚。畜力在那个时候是一家人的实力体现,每到耕作时节,你借我家的驴耙地,我借你家的牛耕田,是常有的事情。

耙地的时候,需在耙上压重物,我小时候喜欢坐在耙上充当那“重物”,那简直就是“田野里的摇摇

车”,随着调皮的牲口一跳一跃,我荡漾在冒着热气、洋溢着草腥味的田野上,风一样地穿行。三叔却时常惊得一身汗,因为我坐在耙上被掀翻过几次。在我看来,春天下洼子的土是踏实的、酥松的,不会有什么危险。

那时候,对于下洼子的农人来说,下地干活远非像我想象和体验的那样浪漫。人畜之力毕竟有限。如今,在我离开下洼子村二十年后,许多的水洼、滩涂、沙沟地都退耕还林了,白杨树、小槐树和梨树、桃树苗迎风婆娑,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变迁。

今春回到下洼子,三叔带我到了他的蔬菜大棚。三叔的女儿淑珍正

在大棚育苗。淑珍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村里,眼下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年轻人和我们的耕作方式不一样,他们跟得上‘形势’,也懂得‘需要’,专门种起了‘放心菜’。”三叔滔滔不绝地介绍道。淑珍接上话茬:“整个过程用农家肥,像茼蒿、苦菊、上海青、油菜菜这些蔬菜,育苗前就被沿海城市的客户订光了。”从大棚出来,路过田地时,只见三叔家的土地正由“无人机”指挥的播种机、施肥机协同作业,俨然一幅“智慧农业”的图景,三叔笑着说:“这‘三叉戟’很快就要更新换代,到那时候,一部手机就可以搞定几百亩地了!”

那一刻,站立在下洼子村的土地上,我心里甜丝丝的。

## 晨光里的油菜花

□ 刘鹏

晨雾未散时,我踩着露水向碧口古镇走去,天地忽然间变换了颜色,金黄逐渐映入眼眸。

碧口的油菜花开得格外早,从农历腊月底便悄然绽放,直到来年二月末才渐渐凋零。

放眼望去,花瓣叠着花瓣,绿叶簇着绿叶,层层叠叠又密密匝匝,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当清晨的阳光斜斜切入花海,霎时间仿佛晨光洒落时被击碎了一般,洒出星星点点的黄,泛着针尖似的明晃晃的光亮。一朵朵、一排排、一块块,鳞次栉比的油菜花千朵万朵,你挨着我,我挤着你,在露水里悄然苏醒,层层叠叠裹着琥珀般的晨光一同向古老的河谷梯田蔓延。风过处,花浪翻涌间好似黄金的海洋,每片叶尖都挑着钻石般晶莹剔透的露珠,颤巍巍折射出七色光晕。

晨光的指尖,宛如碧口茶山上采摘春茶的姑娘,正在为金色的花田轻描淡抹,那些含露的蕊心羞怯地仰起了脸庞,

于是,花开得愈发艳丽了。花枝如同提着裙摆起舞的精灵,摇曳间甩出细碎的香气,慢慢晕染到每一位农人的心间;花萼托着沉甸甸的晨露,早起的蜜蜂接受邀请,扑棱着翅膀酝酿香甜的玉液琼浆;花影在阡陌间流淌成蜿蜒的晨光煮微,连田埂都披上了流苏状的碎金披风,走上去,静谧与热烈碰撞,生怕脚步快一点都会惊扰到那甜蜜的芬芳。

当晨光和露水浸润的芬芳漫过田垄,微风裹挟着泥土的清香,露水蒸腾的雾气慢慢散开,无边无际的花海像极了春姑娘把万千支金簪小号同时吹响。远处农舍的炊烟与蒸腾的雾气交相辉映,恍惚间分不清是人间烟火误入仙境,还是这鎏金花海本就要漫到天上去。起风了,嫩黄浪头推着鹅黄浪尾,呼啦啦就涌向了山脚下,美不胜收。

我蹲身细看一簇低垂的花序。五片薄瓣拢着青玉色子房,蕊心还蜷着未醒的露珠,油菜花,这一最寻常的十字花科植物,竟悄然蕴藏着造物主精巧的几何学。每一粒花粉都在传递果实的新生,每一株茎秆都在支撑着农人一年的希望。露珠渐渐消散,我在一条小径上惊觉花丛深处藏着的褪色的油菜荚。那些干瘪的荚果在风里发出细微的声响,像摇着无数柄褪色的铃铛。原来最盛大的绚烂下早已经蕴含着收获,沉甸甸的籽实把茎秆压成谦卑的弧线,而新生的绿荚顶端,犹顶着不肯凋零的最后一瓣金黄。

我站在山道上回望,油菜花海依旧绚烂,绚烂的深处,褪去浮光的金黄沉淀成更深邃的色泽,仿佛大地把积攒一个冬季的阳光都酿成了浓稠的醇香。那青砖黛瓦下飘起的炊烟正与厨房的柴火一起等候油菜荚变成菜籽油的那一刻。

这一刻,晨光与油菜花交织成最真实的画面,油菜花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令人赏心悦目的美景,更是希望、是收获。

## 雪过乌鞘岭

□ 王墨杰

此刻,我站在乌鞘岭最高处的烽燧遗址上,忽然明白古人为何要在简牍上造出“雪”字。两千年前的戍卒用毛笔在木牍上写下这个字时,祁连山的雪正漫过他们褪色的甲冑,正如此刻掠过他们围巾的细雪,带着丝绸般冰凉的触感。

大年初五,突然下了一场雪,鹅毛翩翩,山道上的车辙印很快被新雪覆盖。那些挑着羊毛翻越岭口的商贾,持节杖的汉使,铎铃叮当的西域胡商,都曾在漫天的雪沫里留下深浅不一的足迹。山风掠过枯黄的芨芨草,把雪片吹成飞天的飘带,恍惚看见张骞的旌节在雪雾中时隐时现。

转过山脊时,一座残破的敌台从雪幕中隐约浮出。斑驳的夯土墙里,依稀可见戍卒夯筑时抛入的麦秸,那些金黄的岁月残片此刻正在雪粒中轻轻飘动。突然想起海岸边细碎的沙滩,白浪上扫出的波纹与眼前雪原的褶皱竟有些类似。只是此处多出几丛倔强的植被,在积雪中画出水墨般的骨力。

远处,一棵松树在午后泛着幽蓝的光晕。积雪压弯的枝丫不时弹起,扬起细雪如碎玉纷飞,颇有韦应物“空山松子落”的幽远意境。

下山的路上,一片雪花落在衣领。乌鞘岭的雪依然在飘,每一片都写着不同的诗句。



## 百花

第3308期

梦·追忆

〔中国画〕

刘 畅 作

## 海棠·红梅

□ 杨天赋

—

在我所居住的小区里,有一片小小的园子,园子正中央,立着几株海棠树。当春风轻柔地拂过大地,唤醒世间万物时,海棠树便成为这片园子乃至整个小区的主角,演绎着一场独属于春天的浪漫。

远远望去,海棠树宛如一把把撑开的大伞,它们的枝干错综复杂,却又不失美感。有的枝干笔直向上,似在努力地探寻着天空的奥秘;有的则蜿蜒曲折,犹如灵动的游蛇,给人一种灵动的韵律感。这些枝干或粗或细,相互交织,构成了独特的树冠造型,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

走近细看,海棠树的树皮呈灰褐色,上面布满了岁月的痕迹,那一道道纹理,仿佛是时光留下的指纹,记录着其历经的风雨和沧桑。然而,在这略显粗糙的树皮之上,却萌发出无数充满生机的嫩绿新芽。这些新芽如同一颗颗绿宝石,镶嵌在褐色的枝干上,为海棠树注入了新的活力,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坚韧与顽强。

当海棠花盛开之时,整个小区都沉浸在一片粉色的花海之中。海棠花一团团、一簇簇,紧紧地簇拥在枝头。花瓣呈淡淡的粉色,从边缘向花蕊处逐渐变浅。每一片花瓣都质地柔软,薄如蝉翼,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细腻的光泽,仿佛是用丝绸精心织就的。

海棠花的形状也别具一格,它们大多呈五瓣,花瓣圆润而舒展,围绕着

中间金黄色的花蕊,宛如众星捧月一般。花蕊细长而娇弱,顶端的花药呈鲜艳的黄色,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这香气不浓不淡,恰到好处,是那种带着甜味的芬芳,让人闻之心旷神怡。

在春日的暖阳下,海棠树的影子投射在地面上,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孩子们在树下嬉笑玩耍,欢声笑语与海棠花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温馨而美好的画面。老人们则安坐在长椅上,静静地欣赏着这满树的繁花,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仿佛这盛开的花瓣,也触动了他们内心深处对春日的热爱与眷恋。

小区里的海棠树,是春天的使者。它们以曼妙的树形花姿,书写着春天的诗意,让人们感受到了生命的蓬勃与美好。我深深地爱着这几株海棠树,爱着它们所带来的每一个春天。

二

在小区的一隅,几株红梅树宛如被时光偏爱的宠儿,静静守望着四季轮回,当春天的第一缕暖风吹过,它们便奏响了一曲关于生机与烂漫的乐章。

尽管寒冬的凛冽还未褪尽,红梅树的枝干却按捺不住了。那褐色的枝干看似粗糙干裂,却蕴藏着无尽的力量。那些不起眼的褐色表皮下,正涌动着春的密码。起初,只是星星点点的暗红色小点,如同画家随意洒下的颜料,悄然点缀在枝头。慢慢地,这些

小点就鼓了起来,逐渐形成一个个小巧而饱满的花苞。

随着春天步伐的日益加快,花苞们仿佛听到了召唤,纷纷挣破了包裹自己的苞片。最开始,花瓣还紧紧蜷缩在一起,仅仅露出一抹怯生生的红,然而不过短短几日,它们便勇敢地舒展着柔软的花瓣,毫无保留地向着阳光尽情释放着美丽。

红梅的花瓣呈鲜艳的玫红色,犹如天边被点燃的云雾,浓烈而夺目。每一片花瓣都质地柔软,在阳光的轻抚下,闪烁着温润的光泽。花瓣层层叠叠,簇拥着中间那簇金黄的花蕊,花蕊纤细而密集,顶端带着晶莹的花粉,在微风中轻轻颤动,散发出若有若无的甜香。这香气不似玫瑰那般馥郁浓烈,却有着一独特清幽,让人闻之沉醉。

几株红梅树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片烂漫的花海。它们或高或低,错落有致,有的枝干弯曲,像是在向人们诉说着过往的故事;有的枝干笔直,努力地向着天空伸展,仿佛在与苍穹对话。春风轻轻吹过,枝头的红梅微微晃动,影子也随之摇曳生姿,与周围嫩绿的草地、刚抽出新芽的柳树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绝美的春日景致。

然而,红梅的花期亦是短暂。随着时间的推移,花瓣开始一片片飘落,像一只只红色的蝴蝶。尽管花瓣凋零,红梅树却并未因此而显得落寞,那一抹娇艳的红,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深处,成为春日里最动人的符号,等待下一个春天,再度续写生命与美好的故事。

### 春行细微处(外一首)

□ 黄治文

突然发现,去年的耕牛

在野地上踩出的蹄甲窝窝率先长出了针茅草的细芽原来,那小小的牛蹄甲窝窝里也藏着不为人知的温暖

田间,冬小麦开始伸胳膊展腿它们头顶冰凌,像水晶的王冠太阳在王冠上收集着折射的光水珠渗进土壤,仿佛大地的脉管也在惊蛰的鼓声里迅速膨胀

放眼望去,那一地的麦子奔跑在成熟的路上拔节、抽穗、灌浆的声音嘎巴作响甚至,那些饱满的麦粒把我的肠胃,早已当成了它们将要奔赴的粮仓

新生的叶子

我那么喜欢雨水惊蛰却捧起了一场雪这就是春行大西北的样子

就让日渐温暖的阳光慢慢融雪吧听曼妙的喀嗒声,也是一种春心荡漾的幸福

柳枝脱下雪衣的时候新芽早就握紧了拳头只是,它还在等待春雷的一声号令

叶子比花还矜持我在等待新生的叶子时,不承想迎春,连翘,玉兰的花朵却早到了一步

每一朵花都都会成为春泥,最终能给春天撑起一把伞的,还是叶子时光行远,叶子才是摆渡季节的那叶小舟

### 沙海植绿

□ 刘 潇

沙影中,五颜六色的纱头巾若隐若现,铁锹翻动,是与风沙的较量,汗水滴落,滋润着渴望生机的梦想,从稚嫩幼苗到坚硬的防风绿墙,那是岁月沉淀的生命华章。

刹那间,梭梭草在经纬仪上发芽,根须刺穿地质年代的断层,铁锹与沙暴战斗的夜晚,北斗星坠入草方格矩阵,当候鸟衔来南方的云絮,绿洲正从指节褶皱里慢慢生长。

身影在沙海熠熠生辉,精神如胡杨般坚韧,当月光浸透褪色的棉大衣,沙棘果在衣兜里酿成甜美的糖霜,治沙人的足迹刻进了沙海的年轮深处,而春天正从年轮边缘绽放。

### 迁徙的梦

□ 大 漠

年是回归和起飞的分水岭

过完了新年他们就开始了迁徙的征程行李塞得满满的心里的希望塞得满满的眼里的乡愁塞得满满的

天空蓝蓝的天气暖暖的他们有的结伴而行,有的独自而行握着一张张远行的火车票有的向北漂泊有的朝南飞翔

无论去向何处都渴望一方播种梦想的沃土